白马非马,奇葩招录何时休

本报评论员
高路

徐州人社局拿着自己的一纸规定,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,铁面无私,眼里容不得沙子,是对其他考生的公平,其实是不管国家有关规定,无视常识,自说自话的乱作为。

2000多年前,公孙龙提出了一个烧脑子的命题——白马非马。他大概不会想到,有一天,会有人把它搬进现实之中。继山西吕梁市人社局闹出“世界历史学”不是“历史学”的笑话以后,徐州市的一位考生纪元也躺枪。

2016年,纪元参加徐州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考,并取得所报岗位笔试和面试双第一。当年8月1日,纪元被徐州市人社局告知,后期审查时,发现其研究生毕业专业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”,属于“中国语言文学类”,而报考岗位专业需求为“中国语言文学”,属专业不符,纪元的录取资格被取消。

徐州人社局振振有词,说自己是依法办事,之前报名考试阶段没有发现问题是工作失误,之后则是勇于改错。人社局依据的是《2016年徐州市公务员招录考试专业参考目录》,可是徐州市的规定也不是凭空产生的,也是参考了教育部门的专业分类、国家以及省一级的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才出台的。人社局并非高校专业分类的专家和权威部门,这样的标准当然得请教教育部门。

从常识上看,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”不属于“中国语言文学类”,就跟白马非马,“世界历史学”不属于“历史学”一样荒唐,公孙龙提出的是一个逻辑学命题,对它的争论是有现实意义。而徐州市和吕梁市的人社局则完全陷入到了文字的迷宫里,在名字的措词不同上做文章。

公职人员招考录用强调专业对口本身并没有错,这也符合公职人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,但相比于在专业名称上抠字眼,更该考察的还是实际工作能力。之所以招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毕业生,想必看中的正是其文字功底,文字功底才是考察的对象。

徐州人社局拿着自己的一纸规定,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,铁面无私,眼里容不得沙子,是对其他考生的公平,其实是不管国家有关规定,无视常识,自说自话的乱作为。反映出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,衙门作风。出了问题,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,对公民权利缺乏必要的尊重,用生硬的方式处理问题,而是生搬硬套。我相信,人社局只要是抱着对考生负责,对职责负责的态度,这种问题并不难解决。有大把的规定支持录用纪元,可人社局恰恰选择了最站不住脚的一种。

昨天最新的消息,徐州市政府已经成立调查组,展开专项调查。徐州市政府及时回应舆论关切,值得点赞。可是这样一个存在明显硬伤的案子,闹上法庭其实已经说明管理体制的死板和僵化了,而借助舆论的力量,才引来更高部门的介入,则更说明纠错机制的失灵。

民工成正能量新闻主角,关注之外更要关心

本报特约评论员
黄帅

只有真正从内心的关怀到位了,农民工群体才不会成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
老话讲,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”,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里,负面新闻往往比正能量的消息更抓人眼球。尤其是在舆论爱贴标签、画圈子的习惯里,想让一个不被关注群体的暖新闻成为舆论热议话题,绝非易事。这有个例外,就在6月22日,一群农民工在南京地铁站里蹲等两个小时都不上车,就是因为要让给着急上班的年轻人。

据了解,这群农民工兄弟一共十人,都是来自安徽宣城的老乡,在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打工。工程完工了,他们准备回老家。没想到在地铁遇上客流高峰期,就做了上述举动。此消息一出,网上纷纷为他们的谦让点赞,尽管他们才十个人,“挤挤就上去了”,估计也不会太影响他人出行,但他们谦逊的姿态和对他人的体谅,的确让人感动而感慨。

感动的是,相比不少人偏爱以自我为中心,以至于常不考虑他人而行事,这几位农民工兄弟反而更像谦谦君子,比许多更高阶层和知识水平的人更有现代公民的修养。感慨的是,这样的新闻并不多见,这当然不是因为农民工群体缺乏这样的自觉和素质,而是外界总习惯于将其标签化,即使他们在马路上挥汗如雨、在地铁里礼让他人,许多人也会视而不见,甚至将其堪称稀罕的景象来嘲讽。

在舆论场上,农民工显然是缺乏话语权的群体,当他们自己无力表达本群体诉求和塑造自我形象的时候,外界的误会和偏见就在所难免。在常见的媒体报道中,农民工是弱势群体,他们往往被描绘成贫困、无知、没教养的形象。

理性视之,这是舆论和媒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制造的“幻觉”。农民工群体或许读不懂学院里的讲章,但他们对外界的指指点点也不可能毫无察觉。但大多农民工的内心是谦卑的,带有本能的朴素和“熟人社会”习俗里对他人的关切。这个新闻里的农民工主角,对年轻人的关心或许并非源自教育的修养,而是天然的悲悯和关切,在他们渴望得到外界对其尊重和理解之前,或许,他们深知这需要自己先对他人和社会有更多关怀。

也正因此,媒体在报道此类新闻,舆论在评论这类话题时,不应止于表面上的点赞或称颂,而是要理解他们为何如此,以及何以如此。只有真正从内心的关怀到位了,农民工群体才不会成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类似的暖新闻也会更多地涌现出来。